

「不割席不篤灰」「泛民」必定陪葬！

焦點 評論

李繼亭

8月13日黑衣暴徒在機場製造了震驚世界的人道災難，但直至昨晚為止，也沒有任何人作出任何真誠的道歉。更離譜者，一直在幕後支持暴徒的「泛民」，昨日竟然舉行記者會，千方百計替他們開脫，稱暴徒「緊張焦慮反應過敏」、「已經知錯，希望不會再有下次」，甚至於，稱整件事是「北京的陰謀」。顯而易見，這些政客已經喪失了最基本的非與道德觀念，他們的眼裏，有沒有人受傷、有沒有人遭到私刑虐待都無關緊要，緊要的是黑衣暴徒沒事。如此表態，和泯滅人性的暴徒有何區別？如果「泛民」堅持「不割席、不篤灰」的態度，那麼，等待他們的將是和暴徒一起陪葬的下場。

但平日動不動就說「愛與和平」的所謂「良心牧師」、「正義神父」、「有心人」們都去了哪裏？煽動「用愛與和平佔領中環」的朱耀明呢？躲在了哪裏？為什麼不敢發出一句譴責聲音？陳文敏、關信基這些道貌岸然的「學者教授」們呢？良心去了哪裏？為什麼不敢站出來譴責這些令人髮指的暴行？

極力誣譏圖為暴徒開脫

不出來或許是因為害怕，害怕被黑衣暴徒針對。但有比沉默更加可惡的，是自詡「民主派」的一眾政棍，昨日還要舉行記者會，極力地替暴徒辯解。作為「民主派會議」召集人的毛孟靜，昨日一方面稱「自從警方承認有警員假扮示威者行動，大家可以理解機場內示威者的緊張焦慮、猜疑、精神崩潰的狀態非常明顯，將責任全部歸咎於警方；另一方面又稱，「他們（黑衣暴徒）也承認自己昨天反應過敏，希望不會再有下次」。更有甚者，稱所有衝突都是「北京的陰謀」。

世間最無恥之人，大概要數毛孟靜。如此睜眼說瞎話、如此顛倒是非黑白、如此不知廉恥為何物的人，出現在香港，實在是香港的恥辱。

明明是暴徒在施暴行，卻可以說成是「警察所致」；明明是在毆打無辜遊客，卻可以講成「北京

的陰謀」；明明是在散播黑色恐怖，卻在扮可憐；明明死不認錯，卻要講成「不會有下一次」。如果毛孟靜的邏輯成立的話，那麼，假設明天有人因為毛孟靜的言論而殺了人，是否也是「北京的陰謀」、是否也可用「不會有下一次」來作為脫罪的理由？

暴力就是暴力，犯罪就是犯罪，沒任何理由可以辯解，不論你有多麼崇高理想，也不論你多年輕，法律面前不能也絕不允許有「違法不究」的情況出現。更何況，前日出現的是極其惡劣、極其恐怖的暴力犯罪，如果這種罪行都可以以政治理由、年齡理由而脫罪，那麼法律又有何用？這世間又何來正義！

當然，毛孟靜如此辯解，並非沒有理由。她所打的算盤很明顯，就是要減輕這場暴行所帶來的嚴重負面影響，以挽回正在流失的民意。因為他們知道，連日來數以萬計的海外遊客，已經將這批暴徒的真正兇殘面目傳遞到世界每一個地區，這對爭取所謂的「國際支持」極為不利。他們要將暴徒偽裝成「被迫」、「年幼無知」，模糊焦點並將責任推到警方身上。

說到底，「泛民」仍不想和暴力暴徒切割，因為他們需要靠這批人去衝擊、去破壞、去傷人，只有這樣才能繼續維持其政治籌碼。但是，「不割席、不篤灰」，也就意味着和暴力化為一體，等待他們的，將是和黑衣暴徒陪葬的悲慘下場！

資深評論員

香港記協的奇葩聲明

有話要說

訓寒

8月13日深夜，香港國際機場發生暴徒毆打內地記者的事件，令人髮指。稍有良知和正義感的人們，都對這種突破法律底線、道德底線和人倫底線、近乎恐怖主義的暴行予以最嚴厲的譴責。

在人神共憤共同聲討暴徒暴行的時候，公眾卻聽到了香港記協發出一種與眾不同的奇怪聲音。暴力事件發生後，國務院港澳辦、香港中聯辦、香港特區政府對暴徒惡行進行了嚴厲譴責，香港社會各界也以各種方式發出了反暴力、護香港的共同心聲。迫於輿情民意，香港記協向公眾發出一份精心準備的協會聲明：

「過去一周，先後發生中通社記者被示威者要求刪除照片，以及環球時報記者被示威者圍困、搜身及捆綁事件。兩名記者事發時，均沒有佩戴記者證。記協呼籲市民，對於清楚展示其記者證明文件，並忠誠地履行其第四權的新聞工作者，應該予以尊重，不應阻礙其採訪，以免干預新聞自由。」

不譴責暴力反維護暴徒

這是一份措詞「嚴謹」的聲明。說它「嚴謹」，是因為它說的也都是「事實」，記者被打時確實「沒有佩戴記者證」，「呼籲內地新聞工作者清楚展示其記者證件」也沒有錯，公眾從單個字詞裏很難挑出聲明中的毛病。可這又是一份玩弄字眼、選擇性陳述「事實」的誘導性聲明，它有意忽略了記者被打、被凌辱這一最重要的新聞事實，避而不談施暴者找到了受害者的記者證件，卻仍然繼續施暴，繼續捆綁、禁錮甚至毆打受害者這一關鍵事實。

與其說這是一份譴責暴力的聲明，不如說這是一份為暴徒和暴力辯護的公開信。眾所周知，機場大堂是公眾地方，即使沒有記者證，任何人也可以自由行走。暴徒非法佔據公眾地方，無權干涉其他使用者，無權查驗他人身份證件，更沒有毆打他人、限制他人自由的權力。沒出示記者證就要被綁起來？懷疑別人就可以將他人打一頓？香港記協聲明的字裏行間分明是在說：作為記者，即使沒有進行公眾採訪也要時刻出示記者證，否則就有被打的風險，否則自己就要承擔被打的責任。

何等詭異的聲明！何等奇葩的邏輯！作為媒體從業人員的協會，香港記協屢屢自詡為伸張公平與正義的平台，常常標榜要維護新聞工作者權益，可面對記者同行在眾目睽睽之下被暴徒殘害，不是去譴責暴徒和暴力，卻強調受害者沒有出示記者證！香港記協這份公然為恐怖主義張目的聲明，令人不得不懷疑其背後到底有何居心。

「環時」記者的遭遇 映照出記協的醜惡

議論風生

沈家聰

黑衣暴徒可惡，香港記協更是醜惡到了極點。昨日發出聲明稱「對於近日兩宗內地傳媒記者拍攝示威者時受阻表示遺憾，並譴責暴力對待記者的行為。為了避免引起誤會，記協亦呼籲內地新聞工作者，在港採訪大型示威活動時，清楚展示其記者證件。」云云。僅僅用「遺憾」來表達對事件的態度，甚至要將問題怪罪到「記者沒有展示其證件」。說明了什麼？說明記協根本就是暴徒的一夥。如果記協的邏輯成立的話，一個沒有展示證件的記者或普通人，就可以肆意被私刑了嗎？

前晚《環球時報》記者被圍毆、被非法禁錮、被辱罵，但凡有丁點正義感的人，都會為此感到極度憤怒。為什麼？因為這已經觸及到最基本的道德底線，如此對待一名記者、一名內地同胞，已經毫無人性可言。但令人感到吃驚的並不只是黑衣暴徒的滅絕人性，而是香港記者協會的回應，已完全超出一個中立、客觀傳媒組織的最基本底線。

第一，聲明中稱「對於近日兩宗內地傳媒記者拍攝示威者時受阻表示遺憾」，又進一步解釋：「先後發生中通社記者被示威者要求刪除照片，以及環球時報記者被示威者圍困、搜身及捆綁事件。兩名記者事發時，均沒有佩戴記者證。」

反將責任歸咎受害者

《環球時報》記者付國豪所受到的難道僅僅是「受阻」嗎？這是極度兇殘的毆打，這是犯罪、這是私刑！面對如此嚴重的罪犯，記協沒有譴責，以「受阻」來輕描淡寫這類暴行，且僅僅是以「遺憾」來形容。如此表現，說明記協無非是想包庇黑衣暴徒。這種記協，還配得上「記者」二字？

第二，聲明中稱「記協亦呼籲內地新聞工作者，在港採訪大型示威活動時，清楚展示其記者證件。」這一句更為陰險，是意圖將所有毆打的責任歸咎於《環球時報》記者沒有佩戴記者證，全部事件都是由這名記者引起的。這是可怒之極！就算是一個普通人，面對這些暴徒，也沒有任何義務要表明自己的身份；更何況，付國豪根本就沒有在採訪毆打他的黑衣暴徒，為什麼一定要用記者證來證明自己「不應該被打」？

而從畫面所見，付國豪的所有隨身物品，曾被洗劫一空，包括他的名片或記者證極有可能被暴徒偷走。退一步講，在如此危急情況下，拿出《環球時報》記者證，暴徒就會放過他嗎？數日之前，香港中通社記者，已經表明了自己是記者的身份，仍然遭到暴徒惡意對待，這已經說明了問題。香港記協，到底是站在什麼立場、和暴徒是否一伙？其實，這個組織從回歸前開始，就扮演着一個極其不光彩的角色。回歸後更是直接成為政治操控的一個工具。對特區政府、對中央政府極盡攻擊之能事。戴着記者的頭銜，做的是骯髒的勾當。但這次，實在太醜惡，已經毫無人性可言！如此組織，是香港之恥！

暴亂的根本目的是謀求「港獨」



知微篇 周八駿

7月21日夜，極端激進分子圍攻中聯辦大樓，塗污國徽，高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口號，把「拒中抗共」政治勢力在美國等若干西方國家指使下發動的「顏色革命」宗旨和盤托出，即：以暴亂為主要手段，奪取香港特別行政區管治權，最終實現「香港獨立」。

有人也許會詰問：如果反對派轉向「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那麼，他們為何不放棄包括撤回《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等所謂「五大訴求」？

以「和理非」博取同情

懂得政治者明白，這樣的詰問不難回答。概言之，「拒中抗共」政治勢力在以暴力為主要手段爭取「港獨」時，仍需要以所謂「和平理性非暴力」做動員和掩護。所謂「掩護」是指，「拒中抗共」政治勢力以特區政府拒不宣布撤回《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和拒不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為藉口，來為暴亂辯護。所謂「動員」是指，「拒中抗共」政治勢力需要爭取內心對暴亂不無抵觸甚至抗拒的香港居民，能夠容忍甚至同情他們製造暴亂。

不能不指出，「拒中抗共」政治勢力至今仍利用所謂「五大訴求」來掩護暴亂、並且動員民意同情甚至支持暴亂的目的大體奏效。儘管如此，「拒中抗共」政治勢力的文人還費盡心機替暴亂找理論依據。

8月4日，安徒在《明報》副刊「星期日生活

」發表《哪種暴力？如何批判？》稱：「當前香港存在三種暴力：一是激進示威者的暴力，二是警察鎮壓和濫捕的暴力，三是『白衣人』們無差別地襲擊市民的暴力。示威者的目的是『五大訴求』，制止惡法，追究政府失誤的政治責任，讓香港可以重回正軌，人民權利獲得保護，彰顯公義。警察的目的，理論上是維持治安，保護市民生命財產，但實質上是阻止示威，壓抑憤怒的表達，消除反抗者的聲勢。『白衣人』則企圖以暴力威嚇行使表達自由、集會自由的人，曲線為『維穩』與『國家安全』的專制威權政治建立基礎。」

為了給「激進示威者的暴力」帶上正義的桂冠，安徒從德國思想家本雅明的《暴力的批判》中找根據，稱讀本雅明「打破了兩個我們習以為常的假定：一、法律免於我們用暴力去解決問題；二、法律必然會彰顯公義。」

在經過一番分析後，安徒的觀點終於推出一——香港特別行政區警方和建制派所強調的法治，既不能保證彰顯公義，也不能免於追求公義的港人用暴力去解決問題。香港目前出現的三種暴力，並不是對等的暴力。要說的並非三種暴力在強弱程度上的懸殊，而是它們並不處於對等關係，所以絕對不能等量齊觀。不區分三者而聲聲譴責暴力，不單是偽善，也是對暴力、法律和公義之間關係的無知。」

把暴徒塑造成英雄

如果說參與暴亂的「拒中抗共」分子喊「沒有暴徒只有暴政」多少給人以強詞奪理的印象，那麼，安徒從德國思想家本雅明的《暴力的批判》中翻出來的理論工具，為「暴徒」抗「暴政」披上正義外衣，不無魚目混珠的效果。安徒不否

認「激進示威者的暴力」，也許也不介意這些人被稱為暴徒，但是，在他看來，問題的根子在於特區的法治——「只有當法律（包括立法、執法和司法的機關）不再服務於公義，這些制度的暴力就會激發出『不認命者』反抗的暴力，這個制度就邁向衰落，日益腐敗。為求自保，就不得不更大地求助於護法的暴力，放棄之前承諾的『法治』，繼之以法治之名強加『法紀』。」於是，「暴徒」便成了重建香港法治的英雄。

如此詭辯，進一步暴露這場政治風波的根本目的是「港獨」——「拒中抗共」政治勢力不僅要擺脫中央對特區領導，而且要推翻特區既定建制包括既有法治，另起「爐灶」。

需要指出的是，冒起於2014年非法「佔中」運動、囂張於2016年春節旺角暴亂的「港獨」，都挑戰特區既有法治，但是，都沒有要求推翻特區既有法治另起「爐灶」。在「佔中」和旺角暴亂時，極端激進分子都與特區警察發生過激烈對抗，但是，都沒有圍攻警察總部和警署，都沒有企圖「致警察於死地」。這一回，對特區警方的攻擊和破壞，完全是欲推翻之。

如此重要變化，反映「拒中抗共」政治勢力追求「港獨」的路徑發生了變化。之前，是以爭取「真普選」在特區既有政治架構包括法治的基礎上移植西方普選模式，來實現從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特別行政區向獨立政治實體的和平演變。而今，則調整為以製造一連串暴亂為主要手段，推翻特區的政治架構包括法治，企圖強行脫離中華人民共和國。

古希臘作家希羅多德（Herodotus）曰，上帝要其滅亡，必先令其瘋狂。「拒中抗共」政治勢力以暴亂爭取「港獨」必定失敗。

資深評論員、博士

「恐怖分子」危害機場必須嚴懲



議事論事 楊莉珊

黑衣暴徒連續兩日在機場非法聚集施暴，癱瘓機場，攻擊市民、內地和海外遊客，機場兩日有近千航班取消，受影響人數以十萬計。前日在機場的暴行升級，發生兩宗黑衣人禁錮和毆打內地人士的惡性恐怖事件，其中一受害者更是內地《環球時報》記者，要警員和救護員幾經辛苦，才能護送兩人離開。暴徒在機場的所作所為，清楚反映今次政治風波已經變質，淪為不折不扣的恐怖主義，超越所有社會可接受底線。

摧毀航空樞紐地位

一些原本對示威活動表示寬容的市民和外國旅客，都對癱瘓和危害機場安全的行動感到憤怒，有旅客大罵示威者自私，亦有來自台灣青年旅客表示，有示威者幸災樂禍「無得飛」，享受影響旅客開玩笑，令人非常反感。在旅客的憤怒與抱怨聲中，香港作為國際航空樞紐的地位岌岌可危。

機管局14日早上發表聲明，指已取得法庭臨時禁制令，禁止任何人非法地及有意圖地，故意阻礙或干擾香港國際機場的正常運作。

危害機場安全屬重罪，根據香港法例第494章《航空保安條例》第15條「危害機場的安全」：「

(1) 任何人利用任何器件、物質或武器，或以任何其他方式，故意在服務國際民航的機場內作出任何暴力行為，而該暴力行為——(a) 導致或相當可能導致死亡或嚴重人身受傷；及 (b) 危害或相當可能會危害該機場的安全運作或該機場內的人的安全，該人即屬犯罪。任何人犯本條所訂的罪行，一經循公訴程式定罪，可處終身監禁。」

1971年9月23日訂於滿地可的《關於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為》國際公約申明：「考慮到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為危及人身和財產的安全，嚴重影響航班的經營，並損害世界人民對民用航空安全的信任；考慮到發生這些行為是令人嚴重關切的事情；考慮到了防止這類行為，迫切需要規定適當的措施以懲罰罪犯。」

香港國際機場是全球其中一個最繁忙的機場，平均每天有近800航班升空，去年客運量達到7470萬人次，每日有超過20萬名旅客進出，至於全年貨運量更超過500萬公噸，連續八年蟬聯全球最繁忙貨運機場。

2008年底，泰國「黃衫軍」的暴力示威和佔領曼谷機場行動，世銀數據顯示，泰國GDP增長率由2007年的5.4%，急跌至2009年的負0.7%，旅遊業所受打擊尤深。香港必須引以為鑒，癱瘓和危害機場安全行動，必須盡快停止，警方和執法機構對危害機場安全的暴徒，應加強拘捕和檢控，並依

法判刑。

暴徒想全香港「攪炒」

香港機場作為全世界最繁忙機場之一，貨運量全球最高，運作癱瘓將令近80萬人生計受損，本港旅遊業和酒店業勢必重創，加速香港踏入經濟衰退期。據統計，香港機場癱瘓一日會導致客運量損失20.6萬人次、空運貨值損失101.6億元，機管局盈利減少2285萬元。香港機場癱瘓對內令市民付出沉重代價，對外則嚴重破壞香港國際形象。

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與國際航空樞紐角色息息相關，機場佔本港進出口貿易總額高達42%，一旦無法正常運作，對經濟民生影響相當巨大。愈來愈多國家對本港發出旅遊警告，癱瘓和危害機場安全的行動，無異搞死香港，淪為死城。

黑衣暴徒明知癱瘓和危害機場安全，嚴重損害香港經濟民生，仍然要「玉石俱焚」，這種「攪炒」邏輯只會毀掉香港。社會上下必須向暴力和「玉石俱焚」的恐怖主義行為說不，盡快遏止這些「自殘」行為。同時，危害機場安全在全世界都屬重罪，警方和執法機構應加強拘捕和檢控，並依法判刑。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九龍東區各界聯會常務副會長